

有什么很虐，虐到你很久走不出来意难平的小说吗？

【已完结】

大周朝江宁侯府的矮院里。

一名身穿青色衣裳的女子被拖行在雪地上。

皑皑白雪间，只见她身后血污如红色绸带一般，殷红鲜艳。

女子被丢在雪地架起来的火堆旁边，已经奄奄一息，膝盖和额头也在渗血，眼睛被钉了一根手指长短的铁钉，眼球爆裂，血水渗出，说不出的瘆人恐怖。

她全身布满了鞭痕，衣衫裂开皮肉尽露，一道道的血痕撑得肌肤皮开肉绽。

而更让人骇然的是她腹中隆起，竟是有着七八个月的身孕。

她的双手在雪地里抓着，剩下的一只眼睛努力撑起，盯着廊前那身穿白色锦袍的男子，力竭声嘶地问：“夫妻八年，你就这么狠心？”

江宁侯李良晟冷冷地盯着她，“陈瑾宁，要怪，就怪你命带刑克，你已经克死了父亲，若不杀你，嫣儿也要被你害死。”

嫣儿，是他的平妻，是他心尖上的人，年前怀孕却得了病一直没好，请了道长说，是她这位侯爷夫人命带刑克而至，若不杀了她，她腹中的孩儿更会成为煞星。

“你是朝廷重臣，竟也信那些术士的鬼话？”陈瑾宁恨极，握拳击地，扬起了一阵雪雾。

“良晟，不可再被她迷惑，快剖开她的肚子把孩子取出来烧死。”

旁边坐着一名身穿黑色绸缎绣百子千孙图案的中年贵妇人冷酷地道。

她便是先江宁侯的遗孀，如今的江宁侯之母林氏。

她早就看这个儿媳妇不顺眼，若不是当初陈瑾宁阴差阳错救了老侯爷，也不会有这门亲事。

一个粗鲁的练武女子，怎堪为侯府夫人？

“那都是长孙嫣儿的阴谋，她收买了术士！”陈瑾宁护住肚子，心里好恨，长孙嫣儿怀孕，她也怀孕，为什么偏她的孩子要死？

“你还要冤枉嫣儿？”江宁侯大怒，疾步下去一巴掌打在陈瑾宁的脸上，陈瑾宁眼睛的血喷出，溅了他一脸。

“若不是你，苏东一战，我会大败？”

他不会承认自己战败，他出征多次，唯一一次没带她，便兵败如山倒，一定是她刑克的。

陈瑾宁冷冷地笑了，扯着脸皮的笑眼窝边上便形成了一道道血的褶子，说不出的恐怖，“是你好大喜功，还有脸说？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江宁侯的脸像要吃人般的狰狞，一脚把她踢翻在地上，锋利的刀子割开她的衣裳，露出白皙的鼓鼓的肚皮。

陈瑾宁绝望地看着他乖张狂怒的脸，疼得是浑身哆嗦，却依旧哭喊着道：“求你，让我生下这孩子，到时候你要杀要剐，都由你。”

“休想！”他持着刀，咬牙切齿地道。

“母亲，母亲，”陈瑾宁仓皇地看向老夫人林氏，艰难地道：“我怀着的您的孙子，求您看我一直孝顺您的份上，放过我，让我把孩子生出来，求您了。”

她努力撑起身子像狗一样往前爬，使劲地朝老夫人咚咚咚地磕头，额头肿起老高，不断地渗血，不断哀求着。

老夫人眼底一派冰冷之色，丝毫不为眼前的一幕所动，只冷冷地道：“不要叫我母亲，你还没这个资格，若不是老侯爷坚持让你进门，凭你也想做我们李家的媳妇？做梦吧你！”

陈瑾宁知道哀求无用，愤怒地握拳用剩余的一只眼睛瞪着李良晟，悲愤绝望地道：“李良晟，我嫁入李五年年，你所立的战功，那一项不是我在背后支撑？你为元帅我为先锋，为你立下了多少汗马功劳你才可以得以继承江宁侯的爵位？如今你宠妾灭妻，杀害亲生骨肉，你不得好死！”

李良晟眼底生出狂怒，一脚踢向陈瑾宁的下巴，陈瑾宁飞出去，撞落在地上，几乎当场昏死过去。

意识散涣中，她只听得老夫人急道：“良晟，快动手取出那孽种，你姐姐和嫣儿都说，必须得在她活着的时候把孽种取出焚烧，方可消除孽障之气。”

冰寒的刀抵住她的腹部，陈瑾宁撑着最后一口气弓起身子，拼死地想护着腹中孩儿。

血污满眼中，她只见长孙嫣儿在回廊的圆柱后，露出一双得意痛快的眸子。

她的好表妹，在她与李良晟定下亲事之后，竟说怀了李良晟的孩子，与李良晟一同前来国公府，让她同意让长孙嫣儿入门为平妻。

当时继母也在旁游说，最终她同意让长孙嫣儿入门。

当年她怎么会这么愚蠢？

她满眼悲愤狂怒，盯着李良晟。

李良晟看着她那带血的眼睛，下刀的那一刻，他竟有些颤抖，什么沙场杀伐果断的大将，都只是有陈瑾宁在背后撑着。

老夫人眸子里发出幽幽的光芒，看着李良晟，声音如地狱传来一般的阴寒毒辣，“杀了她，你才能入宫禀报皇上，指认陈瑾宁私通敌人，出卖军密，才导致苏东一役大败。否则此战之罪，你便要一人承受，横竖她是个妖孽转世，刑克夫家，她迟早都得死，如今能为你顶罪，也是死得其所了。”

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

陈瑾宁一口鲜血吐出，什么道士之说只是幌子，他是要拿她来顶罪，这个懦夫，这个废物！

“李良晟，你不堪为将，你是个废物！”她恨声咒骂。

李良晟闻言，恼羞成怒，一巴掌劈打下去，“贱人，我杀了你！”

他举起了冰冷的刀……

尖锐的疼痛从腹部传来，陈瑾宁此生受过许多刀伤剑伤，有一次敌人的箭从她心脏侧穿透而过，几乎要了她的命，她都没有觉得像现在这般疼痛，痛彻心扉，疼得她连呼吸都提不起来。

她看见李良晟那张狰狞到极点的脸，感觉腹部被一刀刀地割开，一刀刀的钝痛，直入心肺，她狂吼着，双手使劲地挣扎，抓得李良晟的脸生出一道道的血痕。

老夫人林氏冷冷地看着这一幕，今日若不是先下了药，还真拿不住这刁妇。

李家不能背负战败之罪，人人都知道李良晟出征一定会带陈瑾宁，只有把罪过都推到她的身上，才能保住江宁侯府的威望名声。

陈瑾宁的气息渐渐消散，仿佛看到了一道光芒从头顶劈开。

她努力睁开眼睛，却见那道光芒只是旁边的火焰，她看着自己那刚从她腹中挖出来的孩子被投进那熊熊烈火中去。

“不……不！”陈瑾宁心肝俱裂，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拖着一条血带爬向火堆，“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”

大火焚烧了她的头发衣衫，她浑然不觉灼痛，抱着那已经着火的婴儿，悲声大哭。

哭声伴随着厉声诅咒，“李良晟，我陈瑾宁便是做了厉鬼，也要血洗你李家一门。”

火光噼啪地响，那诅咒的声音，最终是慢慢地沉了下去。

2

“好你个小蹄子，连我的话都不听了？你真以为三小姐能保住你？”一道冷酷的声音，隐约传来。

片刻，便听得巴掌声响起，继而传来少女低低哭泣的声音。

陈瑾宁慢慢地坐起来，全身被冷汗浸透，后背有粘稠的触感，她神思有片刻的怔忡。

她认得那声音，是张妈妈。

目光环视，竟是她未出阁前的国公府闺房。

她没死？抑或，那只是一场噩梦？

不，那不是噩梦，那都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事情，那锥心刺骨的痛，她现在还能清晰感受到。

那眼前，是怎么回事？

她慢慢地下床，披衣而起走了出去。

一景一物，确实如她从庄子里初回国公府时候那样。

张妈妈？海棠？

张妈妈抬起头看她，不高兴地道：“三小姐，做女人总归是免不了这些事情的，你寻死觅活的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还不如坦然接受与表小姐和平共处，也能助你在侯府站稳阵脚。”

这些话，很是耳熟。

陈瑾宁想起前生继母长孙氏告诉她，长孙嫣儿已经怀了李良晟的骨肉，让她容许长孙嫣儿入门，她大哭了一场，死活不准，醒来之后，张妈妈便这般劝说她。

她眸子陡然绽放出寒芒来，她重生了？重生在未嫁之前？

她拳头慢慢地弓起，握住，前生的血腥残毒倒灌般涌入了脑子里，她牙关咬紧，却忍不住地轻颤。

她看向海棠，海棠脸上有几道手指痕迹，泪水在眼睛里打转，一副委屈的模样。

前生，海棠曾私下劝说她，别让长孙嫣儿入门，她说长孙嫣儿心思不正，会害她的。

她慢慢地坐下来，眸光淡淡地扫过张妈妈的脸，“张妈妈言下之意，是要我同意长孙嫣儿入门为妾了？”

张妈妈拉长了脸，“表小姐出身将军府，怎能为妾？做个平妻，也显得三小姐大度！”

“平妻？平妻难道不是妾吗？”陈瑾宁冷冷地道。

张妈妈微微诧异，这三小姐怎么回事？往日跟她说话也是毕恭毕敬的，怎地今日摆起了架子？

前生，陈瑾宁的母亲死后，她便被送到庄子里头，十三岁那年才接回来。

她回来之后，长孙氏便派了张妈妈前来主持她屋中的事情，因陈瑾宁在庄子里头长大，不懂得规矩，事无大小，都是张妈妈定夺，因此，这梨花院从来都是婆子比小姐大，也养成了张妈妈嚣张的气焰。

张妈妈道：“平妻自然不能当妾，老奴的意思，是三小姐为平妻，如今表小姐已经怀了孩子，自然得先入门。”

这倒是和前生不一样，前生，长孙氏的意思是让长孙嫣儿为平妻。

没想到，她们原来早就存了要长孙嫣儿为正妻的心思。

张妈妈见她不做声，以为她妥协，便道：“李公子和表小姐马上就要到了，连陈侍郎夫人也会来，三小姐稍稍打扮便出去吧，趁着江宁侯出征未归，这事儿得马上定下来。”

陈侍郎夫人，李良晟的姐姐，前生可没少刁毒她，而所谓她是克星一说，最初也是出自她的嘴巴。

真好，一重生，就把这一堆渣男毒女送到她的面前来。

“还不快去为小姐梳妆打扮？发呆地站在这里做什么？皮痒了是不是？”张妈妈怒喝海棠一声，扬起手就要打过去。

陈瑾宁一把握住她的手腕，眸色冷漠地道：“张妈妈，这里没你的事了，出去吧。”

张妈妈吃惊地看着她，不相信她竟然用这种口吻跟自己说话，她可是从不曾顶撞过自己，见鬼了这是？

陈瑾宁放开她，只当看不见她眼底的讶然，对海棠道：“进来为我梳头上妆。”

海棠也有些惊讶，小姐不怕得罪张妈妈吗？得罪了张妈妈，就等于得罪了夫人啊，小姐是最怕夫人的。

陈瑾宁进了房中，坐在妆台前，那是一副浓妆艳抹的脸，夸张得很，起码比自己的实际年龄看起来要老上三四岁。

前生，她是庄子里长大的，不懂学问，不懂装扮，只沉醉武术，被接回来国公府之后，长孙氏便让张妈妈来伺候她，每日帮她打扮得这副鬼样子，说京中的女子就该这样打扮，可恨前生她还觉得这样是真的漂亮。

“把脸上的妆容全部洗掉，选一身颜色清淡的衣裳。”陈瑾宁道。

海棠闻言，顿时大喜，“小姐您早就不该穿那些大红大绿的衣裳了，瞧着多土气啊，还有这妆容，哪里有未出阁的小姐打扮成这样的？”

陈瑾宁眸色微暖，看着她的巧手在自己的脸上一阵忙活，露出一张纯净洁白的面容。

“小姐真好看。”海棠看着铜镜里的人儿，赞叹道。

陈瑾宁伸手抚摸了一下眉心，这里没有疤痕，前生曾为李良晟挡刀，眉心到左脑袋血流如注。

她没死，但是痊愈之后，李良晟说，那疤痕好丑。

真傻，真傻啊！

她亲自晕染了眉毛，唇上只抹了一层唇蜜，不上任何颜色。

豆蔻年华，不需要任何装扮，都是最美丽的。

“小姐，您不怕得罪张妈妈吗？”海棠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道。

陈瑾宁穿了一身素锦暗云纹宽袖对襟长裙，双丸髻下垂了几缕发丝于肩膀上，趁着洁白无暇的面容，眉毛晕染过，略显英气，这般姿容，丝毫不逊色长孙嫣儿。

“得罪她怎么了？”陈瑾宁冷笑，“海棠，你记住，你是我身边的人，只需要听我的话，其他人说什么，当放屁就是。”

“小姐，可不能这么粗鄙的。”海棠心里高兴主子争气了，却又忙不迭地纠正她的话。

陈瑾宁肆意一笑，洁白的面容便争出几分嫣红来，“我是庄子里长大的，再粗鄙的话都说得出来。”

装什么大小姐呢？她本就是庄子里长大的野丫头，前生为了装大小姐，被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简直愚蠢！

“三小姐，陈夫人和李公子来了，夫人请你出去。”张妈妈走进来，傲慢地看了陈瑾宁一眼道。

陈瑾宁连看都没看她一眼，带着海棠便出去了。

张妈妈气得发怔，这小贱人是要造反了？得告诉夫人，好好镇她一下才行，别以为说了个好人家，眼睛便长在额头上，不把

夫人和她放在眼里了。

3

站在正厅外的廊前，陈瑾宁听到里面传来说话的声音。

“陈夫人，您是嫣儿的姑母，这事儿便劳您费心了，家母的意思，是希望在我父亲归朝之前，把嫣儿和良儿的婚事办妥。”

说话的是李良晟的姐姐，陈侍郎夫人，李齐容，陈瑾宁便是投胎十次，都不会忘记这把声音。

长孙氏笑着道：“陈夫人客气了，嫣儿能嫁入侯府，也是她的福分，我一定会促成此事。”

陈瑾宁冷冷地笑着，前生她可没听到这些话，只以为所有人都是为她着想，也以为大家贤妇该是这样的。

陈瑾宁沉了一口气，跨步进去。

她的眸光，落在了李良晟的脸上。

记忆中那狰狞的面容倏然出现在面前，伴随着自己跪地磕头声声哀求，那冲天火光，老夫人冷酷的面容，都在她脑子眼前盘旋，逼得她几乎一口血吐出来。

李良晟也看着陈瑾宁，神色微微一怔，他只见过陈瑾宁两次，每一次都是红绿搭配，头上带着金灿灿的发饰，脸上像调色盘般吓人，今日素淡打扮，竟是这般的清丽可人。

“瑾宁你来得正好！”身穿一袭富贵缠枝图案绸缎衣裳的长孙氏脸上漫开浅浅的笑意，眸光温和，对她招手示意她过去。

陈瑾宁的眼光从李良晟的脸上移到长孙嫣儿的脸上。

肤如凝脂的脸上，带着羞愧之色，眼睛微红，睫毛染了泪意，莹然欲泣，一袭白色纱裙，袖口处绣了淡雅的青竹叶，说不出的楚楚可怜又风情无限。

她见了陈瑾宁，眸色飞快地闪着，旋即低头，泪意竟又浓了几分，双肩微微抖动，像是在哭泣。

李良晟就坐在她的身侧，见她难过，便握住了她的手，“别怕，我在。”

长孙嫣儿眉目便漾开，露了一丝羞赧之色。

陈瑾宁冷眼看着这一幕，好一对羡煞旁人的……狗男女。

李齐容见了陈瑾宁，便道：“瑾宁，我们今日为何事而来，想必你也知道了，你母亲说你素来是个大方得体的，你与嫣儿又是表姐妹，想必你会顾念姐妹之情，许嫣儿入门的，是吗？”

陈瑾宁慢慢地坐下来，就坐在她们三人的对面。

李齐容今日穿了一件红色金银线绣花百褶裙，满头珠翠，说不出的贵气逼人。

陈瑾宁看着她，慢慢地说：“什么事？我还不知道呢。”

长孙氏微微不悦，“瑾宁，你可不能这般不懂事，嫣儿已经怀了良晟的孩子，她是必须入门的。”

陈瑾宁哦了一身，看着长孙嫣儿，“是真的吗？”

长孙嫣儿满脸羞色，轻声道：“表姐，对不起，我……我们只是一时情难自禁。”

“情难自禁？那就是婚前失贞，论起来，可是要沉塘的啊。”陈瑾宁冷冷地道。

“别胡说，”长孙氏冷冷地瞥了她一眼，“嫣儿和良晟早就两情相悦，若不是你横插一竿子，他们是要成亲的。”

“既然两情相悦，”陈瑾宁看着李良晟，冷冷地道：“你为何答应与我议亲？可见所谓两情相悦，也不过是贪图那苟且之快。”

李良晟怒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一个未出阁的女子说话这般难听，你还要不要脸？”

陈瑾宁冷漠地笑着，“我不要脸？我至少没有与人珠胎暗结，私德败坏，你们京中的人如何我不知道，可若是在青州，我们就称这种人为狗男女！”

长孙氏大惊，“瑾宁你说什么？这话也是你说的？你是国公府的三小姐，一言一行，皆要谨慎。”

陈瑾宁冷冷地扫了长孙氏一眼，“这就难听了？我还没说她是婊。子呢。”

长孙嫣儿的脸顿时如火烧般红起来，哭着道：“表姐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出了这种事，我也不愿意做人了，我这就死在你的面前。”

说罢，她起身就要冲去撞柱，吓得李良晟急忙拉着她，“嫣儿，不可，你别管她说什么，总之我是一定要娶你的。”

“不，良晟哥哥，你还是让我死了吧，我没脸见人了，就让我带着我们的孩子去死吧！”长孙嫣儿哭得好不凄惨。

长孙氏气急败坏地冲陈瑾宁怒道：“看你把嫣儿逼成什么样子了？还不向她道歉？”

陈瑾宁冷冷地看着这一幕，“简直笑话，我还要向她道歉？现在是我未婚有孕吗？是我无耻偷汉吗？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我道歉她受得起吗？”

她站起来，走到长孙嫣儿面前，恶狠狠地道：“你不是要去死吗？去死啊！”

长孙嫣儿哭着道：“良晟哥哥你放开我，放开我……”

“陈瑾宁你……”李良晟怒极，举起手就要打过去。

陈瑾宁抓住他的手腕，把他往后一拽，李良晟一个踉跄，几乎站立不稳，连忙疾退两步才稳住了身子。

陈瑾宁随即拦在他的身前，冷冷地对长孙嫣儿道：“现在没人拉住你了，赶紧去死！”

长孙嫣儿怔怔地看着她，就像从不认识她一样。

“还不去？”陈瑾宁倏然怒吼一声，吓得她一个哆嗦，哇地一声哭出来。

“瑾宁表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做错了事你骂我打我就是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长孙嫣儿哭着道。

她这话一落，陈瑾宁起手就打，冲着她那张脸左右开弓，连续打了几巴掌才住手。

“既然你让我打你，我如你所愿！”陈瑾宁冷冷地道。

长孙嫣儿被这几巴掌劈得恼羞不已，却不知道如何应对，干脆身子一软，装作晕倒在地上。

长孙氏吓得急忙扶起她，铁青着脸怒斥陈瑾宁，“身为国公府的小姐，竟如此刁蛮歹毒，当众出手打人，你眼里可还有我这个母亲？”

陈瑾宁反唇相讥，“那你眼里可还有我这个女儿？此事先不论其他，你帮着这对私德败坏的人来欺负我，你又哪里有做母亲的样子？”

李齐容猛地站起来，铁青着脸道：“既然你容不下嫣儿，那这门亲事就作罢，我江宁侯府，也没有这个福分，娶你这种满嘴脏话的粗鲁女子，回头我便命人来退婚书，良晟，我们走。”

“对，退婚！”李良晟巴不得不娶她，若不是父亲下令，他才不愿意娶她呢。

陈瑾宁明显看到已经“晕倒”长孙嫣儿猛地睁开眼睛，眼底闪过一丝惊喜。

“慢着！”陈瑾宁忽然叫住了她。

4

李齐容站住脚步，轻蔑地勾唇，怕了吧？你陈瑾宁虽然是嫡出，可只是在庄子上长大的野丫头，能攀上侯府这门亲事，是你几生修来的福分。

真退婚了，看你脸面往哪里搁？

她慢慢地转身，得意地看着陈瑾宁。

陈瑾宁走到她的面前，也勾唇冷笑，“要退婚，也是我来退婚，你们李家凭什么退婚？出了这等丑事，你们还有脸来胡搅蛮缠，虚张声势，真是丢人丢到你娘的腿去了。”

陈瑾宁已经没打算做什么大家闺秀，她是什么样的人，就做什么样的事，说什么样的话，她的素质不是留给这种贱人的。

李齐容的脸色变了变，没想到这陈瑾宁这么难缠。

李家当然不能退婚，也不能被退婚，这亲事在父亲出征之前就定下来，这小贱人是父亲的救命恩人，父亲是最看重恩情的人，这也是为什么要在父亲出征之后，才仓促让嫣儿入门，只要入门，事情就定下来了，父亲顶多是震怒一通，也改变不了事实。

当时以为陈瑾宁不过是个野丫头，没见识，好糊弄，随便唬她几句就能镇住，没想到竟是这样刁毒的人。

李齐容看了看长孙氏，长孙氏也是始料未及。

她面容微微扬起，露出柔和的微笑道：“瑾宁，嫣儿和你是表姐妹，你们也一直很要好……”

陈瑾宁冷冷地打断了她的话，“我和她不是表姐妹，我舅舅生不出这样不知羞耻的女儿来，我和她也不要好，若是要好，她不会连我未来夫君都惦记，既然事都做到这份上了，大家都不要假惺惺，把话摊开来说吧。”

长孙氏咬了咬牙，“现在嫣儿都已经怀孕了，你要怎么才能容她入门？”

“要我容她入门，不可能，”陈瑾宁看着长孙氏，前生怎么就不觉得她笑容虚假？如今看她，简直恶心，“但是，她既然怀了李良晟的骨肉，我也不会挡人的路，由国公府退婚，婚书拿回来，以后我与李良晟婚嫁各不相干。”

长孙氏气得肺都要炸了，“若是她为平妻你为正妻呢？”

“妾都不可能！”陈瑾宁一口回绝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呢？就这么狠心？她都委屈做平妻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”长孙氏终于爆发了，指着陈瑾宁怒斥。

陈瑾宁冷冷一笑，“委屈？她委屈就别发骚啊，发骚就得承担后果，事就是这么办，不奉陪了。”

说完，她拂袖而去，连给他们说话挽留的余地都不给。

长孙嫣儿的眼底迸出愤恨来，宽袖底下的拳头紧握，指甲印入了皮肉，陈瑾宁，今日羞辱之罪，我定要你还回来。

李齐容看着长孙氏，神色有几分不悦，“看来夫人在侯府没什么地位啊，连一个庄子里回来的继女你都压不住。”

长孙氏是国公府的夫人，听了李齐容这话，心里又气又羞，气的是她一个侍郎夫人竟敢指责她。

羞的是，她今日确实压不住那丫头。

只是说来也怪了，这丫头往日从不敢顶撞她，今日是疯了吗？

想起她刚才的态度，她浑身是火，压了压脾气对李齐容道：

“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再跟她说说，婚事你们就按照原定计划办，必须得在侯爷回朝之前，把良晟与嫣儿的婚事办了，她的肚子不能等了。”

长孙嫣儿泪意莹然地看着李良晟，今天李良晟的态度让她有些害怕，他为什么就不能硬气一点退婚？

李良晟拉着她的手安抚道：“嫣儿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娶你过门的。”

送走李家姐妹，长孙氏把门一关，不争气地看着长孙嫣儿，
“你自寻死觅活的做什么？丢人现眼！”

长孙嫣儿泪意一收，眼底涌起恨意，“姑母，杀了她！”

长孙氏没好气地道：“你以为杀人是踩死一只蚂蚁？这么简单？”

“姑父不喜欢她，她死了也不会有人追查的。”长孙嫣儿急道。

“你错了，国公爷虽不喜她，却也不见得会任由她无端死去，毕竟，那小贱人是她的嫡女。”

“姑母，那怎么办啊？我这肚子快捂不住了！”长孙嫣儿哭着道。

长孙氏烦躁地道：“行了，别吵，让我想一下。”

陈瑾宁回了梨花院，海棠崇拜地道：“小姐，您方才真是太威风了。”

陈瑾宁笑了笑，心底却又酸又痛。

重生前的那一幕，不断地在脑子里徘徊，她能感觉到恨意在唇齿间碾碎碾碎再碾碎，她方才恨不得就这样杀了李良晟和长孙嫣儿。

可不能啊，她前生临死前便发誓，若有机会报仇，定要他们千刀万剐。

她慢慢地坐下来，习惯性地伸手捂住腹部，平坦的腹部让她心中又是一阵揪痛。

“三小姐，你太不识好歹了。”张妈妈掀开帘子进来，劈头就是一句骂。

陈瑾宁眸子眯起，把背靠在椅子的软垫上，冲张妈妈招手，“你过来，我跟你说。”

张妈妈不悦地凑上前，“三小姐有话……”

陈瑾宁眼底顿时掠过一阵寒意，还不等张妈妈反应过来，脸上就挨了两巴掌。

陈瑾宁冷冷地道：“你说，到底是谁不识好歹？”

张妈妈捂住脸，不敢相信地看着她，“你打我？”

“是，怎么地？打不得你？”陈瑾宁肆意一笑，红唇白齿，却叫人觉得狰狞。

张妈妈心中一震，这丫头怎地这么硬气了？

一定是强装出来的！

她狠声道：“好，三小姐不待见老奴了，老奴马上去禀报夫人，把老奴赶出去吧。”

把夫人抬出来，看你怕不怕。

陈瑾宁却只是冷冷地看着她，“去啊，赶紧去。”

张妈妈见镇不住她，反倒自讨没趣，不由得冷声道：“老奴这就去。”

海棠看着张妈妈疾步而去的背影，有些担心，“三小姐，您不怕夫人了吗？”

“真要打起来，便是那老匹夫也不是我的对手！”陈瑾宁面无表情地道。

海棠跟着她从庄子里回来的，自然知道她武功高强。

只是她想了许久，老匹夫到底是谁？

陈瑾宁指的自然陈国公，她的父亲。

那把她丢在庄子里十三年不闻不问的人。

打了张妈妈的下场，是晚上没有饭吃。

海棠去厨房问了，厨房说夫人下令，梨花院上下，今晚不供饭。

梨花堂除了海棠和张妈妈，还有三个洒扫丫头，连带她们三个也没饭吃。

她们之前本来就只听张妈妈的话，如今陈瑾宁连累得她们没饭吃，自然有怨气。

海棠担心地对陈瑾宁道：“今晚不给开饭，明天若也不给，怎么办才好？”

“告状！”陈瑾宁钻在柜子里不知道找什么东西，鼓捣得咚咚作响。

5

“告状？国公爷不喜欢人家告状。”海棠轻声道。

陈瑾宁终于从柜子里钻出来了，手里拿着一条鞭子，道：“总算找到了。”

海棠看着她手里的鞭子，“这不是从青州带回来的吗？夫人说女孩子家不得动武，会被人耻笑，所以您一直放在柜子里呢。”

陈瑾宁把鞭子别在腰间，“小海棠，女孩子家不动武是好的，可若被人欺负到头上来还不动武，那就是愚蠢，死了也没人可怜。”

前生，她就是这样。

“不过，”陈瑾宁微微一笑，扬了一下鞭子，“对付吃饭的问题，倒是不必动武的。”

海棠惊诧地看着她。

“出去打听一下，看父亲什么时候回来。”陈瑾宁掐了她的小脸颊一下，“父亲回来，告诉我。”

“小姐您到底要做什么？”海棠不解地问道。

“去，哪里那么多废话？”陈瑾宁坐下来，慢慢地弄着鞭子上的刺，这是师父送给她的鞭子，鞭子手柄部分，刻着她的名字。

吾徒瑾宁！

前生，她也是在嫁入李家之后，才知道师父的身份。

李良晟不喜欢师父，因此不许她跟师父来往，她竟还傻乎乎地听了他的话，断了与师父的往来，让师父伤透了心。

记得初初成亲那会儿，师父不知道她的态度，带了一大堆的礼物前来拜访，被她晾在了正厅外等了足足一个时辰。

后来，李良晟去告诉他，江宁侯府不与他这种人来往，她当时躲在外头，看着师父那张失望到了极致的脸，如今想起，还恨不得给自己几个耳刮子。

沉溺在前生往事中，她几乎不能自拔。

半个时辰之后，海棠回来，“小姐，国公爷回来了，如今在永明阁呢。”

陈瑾宁慢慢地站起来，“随我过去一趟。”

“是！”海棠虽然不知道她去做什么，但是觉得小姐一定是有打算的。

陈瑾宁知道父亲若回来得晚，长孙氏是一定会为她预留夜宵的。

既然梨花院不开饭，那她就去蹭饭。

陈国公如今任职督查衙门的副监察使，督查衙门前身叫八扇门，是专门查办贪官污吏的，最近皇上下了旨意，要揪出福州贪污的官员与京中那些官员勾结，因此，陈国公都是早出晚归。

衙门管饭，但是伙食不好，督查衙门以身作则，反腐倡廉，伙食上是得起到一个带头作用。

长孙氏心疼夫君，所以总会备下汤水也夜宵等着他回来吃，陈国公也习惯了每天回来，都会先去永明阁吃了夜宵再到书房里去。

长孙氏见他回来，一边迎上去伺候他脱了外裳，一边吩咐人去端饭菜汤水。

“刚刚进来的时候，便听得初三说良晟与陈侍郎夫人来过，”陈国公坐下来，用旁边的柚子叶水净手，然后问道，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长孙氏把他的外裳挂在了衣架子上，微笑道：“没什么要紧事，就是过府坐一坐。”

“嗯！”陈国公也没再问，接过令婆子递过来的茶水，呷了一口，“瑾宁婚事如今定下来了，只等侯爷回来便成亲，柱儿那

边，你也得抓紧点办，他到底是哥哥，不能被妹妹抢了头。”

长孙氏闻言，便小心翼翼地试探道：“国公爷可曾探听过靖国候那边？靖国候的女儿瑞安郡主今年刚及笄，若能说下这门亲事，对柱儿的前程大有裨益。”

陈国公摇头，“不，不要想，柱儿什么人品德行？配得起瑞安郡主吗？瑞安郡主可是母后皇太后的心头肉，咱柱儿能入得了皇太后的眼？”

长孙氏撇了一下嘴，“那瑞安郡主刁蛮，也不是那么好说人家的，再说，咱柱儿哪里差了？”

陈国公冷下脸来，“你儿子哪里差你不知道吗？叫你别肖想，找个门当户对的便是。”

下人端了饭菜上来，陈国公见她还想说，便冷冷地道：“够了，不要再说。”

“是！”长孙氏无奈地道。

陈国公刚吃了一筷子肉，便见一道身影飞快地闪进来，随便福了福身叫了一声父亲就坐下来。

陈国公抬头，微微一怔，瑾宁？

“父亲，”瑾宁扬起了眸子，“您这里有三道菜一个汤，能分女儿吃点吗？”

长孙氏连忙道：“瑾宁，你饿的话母亲命人给你做，这些饭菜，是做给你父亲的。”

瑾宁淡淡地道：“不麻烦了，父亲想必是吃不完的。”

陈国公疑惑地看着她，又看了看长孙氏，眼底有不悦之色，但是也没说什么，只是扬扬手让令婆子去取碗筷。

令婆子只得去取碗筷来。

这顿饭，陈国公没说什么，瑾宁也没说什么，只一味埋头苦吃，她吃得风卷残云，像是饿疯了，但是也没太过火，三道菜都只吃了一半，另外那一半她没动。

陈国公吃了几筷子就停下来看着她吃，等她吃完，便淡淡地问道：“今晚这么饿，没吃晚饭吗？”

瑾宁用手绢擦了一下嘴角，喝了一口茶，站起来冲他淡淡笑了笑，“打了张妈妈，夫人下令不许我吃晚饭，估计这几天也不会有，明天晚上，女儿再来。”

“慢着！”陈国公眸色沉了沉，看着这个平日不敢和自己说话的女儿，“你为什么打张妈妈？”

瑾宁凉凉一笑，“因为我不同意做李良晟的平妻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做李良晟的平妻？”陈国公声音扬高，有了一丝愠怒之气。

长孙氏吓得脸色发白，连忙道：“瑾宁，你别胡说，谁让你做良晟的平妻？是嫣儿做平妻，你是正室。”

瑾宁看着她，“是吗？可你们今天不是这样跟我说的，你说嫣儿有了李良晟的孩子，要我让位给她，我不同意，你们指责我刻薄无情，不知道为父亲的处境着想，说如今长孙将军深得帝宠，父亲亟需拉拢，回到梨花院，连张妈妈都说我不识好歹，我不敢跟你们动手，还不能打一个婆子了？不过，显然是不能的，至少打了这个婆子，我这个嫡出的国公府小姐，便连饭都吃不上。”

陈国公静静地看着她，道：“以后谁欺负你，你告诉父亲就是。”

瑾宁笑了，“不必，谁欺负我，我欺负回去就是。”

说完，福身就走，压根不跟长孙氏辩解地机会。

6

走出院子里，瑾宁便听到父亲暴怒的声音和长孙氏结结巴巴辩解的声音。

瑾宁扬唇冷笑，当年父亲被封为国公的时候，确实风光一时。

可自从母亲死后，他一蹶不振，不上战场只混个官职度日，国公府的威望早就剩下个空壳，陈国公确实有拉拢长孙嫣儿的父亲长孙拔的意思，可这心思只能他自己知道，任何人都说不得。

扔下长孙嫣儿怀了李良晟的孩子和说他拉拢长孙拔两个消息，便足够让永明阁今晚发生地震了。

而相信明天，梨花院的饭菜会继续供应。

果然，到了翌日一早，海棠笑嘻嘻地进来道：“小姐，早饭有了。”

张妈妈亲自下令让人把早饭端上来，遣走了人，便冷冷地道：

“三小姐长本事了啊，还懂得跟国公爷告状了，不过三小姐不要忘记，国公爷事务繁忙，这内宅之事，总归是夫人管着的。”

方才她本想去找夫人告状被打之事，没想到却看到陈瑾宁先一步去找国公爷告状，气得她牙痒痒的。

好，你要吃饭，尽管吃，吃死你。

陈瑾宁刚拿起筷子，听得此言，便放下朝张妈妈招手，“你过来。”

张妈妈警惕地看着她，尖声问道：“三小姐莫非又想打我不成？”

“我不打你，”陈瑾宁夹了几块肉在另外一只碗里，“你端出去给小黑吃，回头我再跟你说说，嫣儿的事情到底该怎么办。”

张妈妈见她态度软了下来，便以为她怕了，拿了碗道：“三小姐这样做就对了，任何的事情都可以商量着办，若不能让表小

姐做正室，那就做个平妻。”

“言之有理！”陈瑾宁微笑道。

张妈妈满意地点头，转身出去。

陈瑾宁马上对海棠道：“把门关上！”

海棠连忙就跑过去关上门，笑着道：“三小姐好机警，不然这顿饭没办法好好吃了。”

陈瑾宁其实没有胃口，对海棠道：“你吃吧，我不饿。”

海棠看着桌子上的饭菜，吞咽了一下口水，“不了，奴婢回头有吃的。”

“你昨晚没吃饭，快吃！”陈瑾宁站起来，便听得张妈妈在外头咚咚咚地敲门，气急败坏地道：“三小姐，你开门！”

陈瑾宁压根不管她，只命海棠吃饭，等海棠吃完，才把门打开。

张妈妈怒道：“三小姐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什么意思，”瑾宁往椅子上一坐，“怎地？我这个做小姐的想关门吃顿早饭，你这个做奴才的还不准？”

张妈妈悻悻地看陈瑾宁一眼，又看了看桌子上吃剩一半的菜，扬起了阴毒的笑容。

陈瑾宁从她的眼光中窥探出什么来，慢慢地把眸光移到饭菜上。

“哎呀！”

海棠忽然就捂住了肚子，痛苦地蹲了下来，脸色瞬间惨白。

“海棠，你怎么了？”陈瑾宁伸手扶着海棠，却见她疼得几乎都站不起来。

“不知道，”海棠一张小脸蛋全堆在一起了，眼珠子突出，抓住瑾宁的手，几乎要哭出来了，“小姐，奴婢的肚子……很痛。”

门外，传来了小黑忽然咆哮的吠声，陈瑾宁放开海棠走出去看，却见小黑在地上打着滚，很是痛苦的模样。

她回头看着桌面上的饭菜，想起张妈妈方才的眸光，忽然明白，下毒了！

前生没有这一幕，那当然，前生的她，对长孙氏和张妈妈言听计从，要教训她，哪里需要下毒？

张妈妈见瑾宁盯着她，冷哼道：“三小姐看着我做什么？她莫不是乱吃了什么东西吃坏了肚子吧？”

“饭菜里下了什么毒？”陈瑾宁厉声问道。

张妈妈大声道：“三小姐你可不要乱说话，下毒谋害主子，可是死罪，你别冤枉我，老奴在府中多年，一直忠心耿耿。”

陈瑾宁盯着她，眼神凶狠，却是倏然一笑，“好一句忠心耿耿，本小姐重重有赏。”

她一手抓住张妈妈的发髻，用力拽了过来，一巴掌就劈打过去，再把她压在了饭桌前，狞笑一声，“这还有吃剩的饭菜，本小姐赏给你吃。”

张妈妈发出杀猪般的叫声，“来人啊，三小姐要杀人了。”

门口的洒扫丫头红岩听得张妈妈的喊声，急忙冲了进来。

陈瑾宁掐住她的后脖子，转身厉声对红岩道：“去请大夫！”

红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听得陈瑾宁怒吼，下意识地想出去告知夫人。

陈瑾宁的声音阴恻恻地从她们身后传来，“别想着去禀报夫人，如果半个时辰大夫不来，张妈妈的下场，就是你们的下场！”

陈瑾宁说完，拿起一个盘子就砸在了张妈妈的头上，张妈妈闷吭一声，软了下去。

红岩吓得花容失色，连忙应声出去。

陈瑾宁心底恨极，她在这个国公府，好歹还是嫡出的小姐，一个奴才也敢在她的饭菜里下毒，好，真当她好欺负的，今日若震慑一下这些人，以后这种事情还会陆续有来。

她揪住张妈妈的头发拖出去，捆绑在廊前的圆柱上，张妈妈大怒道：“三小姐，我是夫人派过来，你敢这样对我，夫人不会放过你的。”

陈瑾宁眸色一冷，弯身脱下一只绣花鞋，抡起来朝张妈妈的脸就左右开弓，连续劈打了十几下，直打得张妈妈喊声低沉了下去，她才略解恨。

“回头再收拾你！”她把绣花鞋扔在张妈妈的脸上，转身回去看海棠。

海棠已经疼得在地上直打滚，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渗出，“小姐……奴婢要死了，奴婢……不能伺候您……了。”

“别说话，没事的，她们不敢弄死我，不过是要给我点教训。”陈瑾宁点了她的穴位，先帮她止痛，“回头大夫来，给你开药吃了就好。”

她扶着海棠起来，海棠拉住她的手，痛苦地道：“小姐……别去告状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国公爷……会厌烦。”

陈瑾宁眸色一暖，这丫头……

“别说话！”

安置好海棠，她出去抱起小黑，小黑已经没事，前生便知道小黑身体可抗毒，中毒后片刻便能解，只是小黑前生死在了江宁侯老夫人的手中。

“看着她，认着她，是她害的你！”陈瑾宁抱着小黑走到张妈妈的面前，冷冷地道。

7

张妈妈一张脸肿得老高，嘴角和鼻子都有血丝渗出，她恨恨地瞪着陈瑾宁，“你不要得意，夫人不会放过你的。”

小黑倏然从陈瑾宁的怀抱里窜出，扑到了张妈妈的身上，朝她的鼻子一口咬下去。

“救命啊……”张妈妈凄厉的叫声，震彻整个国公府。

管家和护卫闻声急急赶来，看到张妈妈被捆绑在圆柱上，一张脸已经血肉模糊，鲜血流了一地，不禁吓了一跳。

再看三小姐一脸寒霜地站在廊前，眸光竟是浸了寒冰般的冷漠。

“三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管家上前问道。

“请夫人，快请夫人！”张妈妈哭喊着，眼泪和血水混合在一起，说不出的狼狈凄惨。

一名护卫急忙转身跑出去。

陈瑾宁抱起小黑，慢慢地抚摸着它的小脑袋。

管家仔细看了看，震惊地道：“天啊，不是狗，是狼！”

纯黑色的狼，十分罕有，却异常凶狠。

这国公府三小姐竟然养了一头狼！

陈瑾宁搬了一张椅子，坐在廊前，眸光阴鸷地看着管家。

管家一时不敢动，倒是护卫想上前解开张妈妈，谁都知道，张妈妈是夫人派来的人，张妈妈虽然嚣张，可到底是夫人身边的人，怠慢不得。

流云鞭从陈瑾宁的手中飞出，夹着疾疾风声卷向护卫的手臂，只听得清脆的鞭声响起，护卫灼痛般缩了回去，鞭尾扫过他的脸，赫然留下一道血痕。

“谁敢放她？”陈瑾宁眸色阴沉地厉喝。

管家上前道：“三小姐，张妈妈伤势很重，若不解下来救治，只怕会出人命，夫人一向仁慈……”

陈瑾宁冷冷地打断他的话，“她仁慈，我不仁慈，谁解下她来，谁就接替她捆在上头！”

管家见她脸色阴狠，倒不像是恫吓，只是心底暗暗生疑，这三小姐竟真的懂得武功？

之前还以为庄子的人吹嘘，毕竟她回来两年了，都不曾动过手，一直像个傻子似的任人欺负。

张妈妈痛苦地呻吟着，看着管家，声音沙哑地道：“快，把早饭撤走！”

管家心头咯噔一声，猛地看向屋子里摆放着的那些早饭。

“三小姐，让小人进去收拾一下吧。”他心头直骂张妈妈的愚蠢，竟然下毒？昨晚国公爷才骂了夫人一顿，你这不是找死吗？

“进去啊！”陈瑾宁甩了一下鞭子，冷笑一声，“管家想进去尽管进去。”

管家怕她的鞭子，讪笑了一声，“那，小人便不进去吧。”

他转身，冲几名护卫打了个眼色，示意他们冲进去把饭菜倒掉。

陈瑾宁凉凉地道：“我劝你们最好不要，何苦白白受这皮肉之苦？这和你们没有关系，若沾了里头的东西，你们便是同党。”

管家淡淡一笑，“三小姐这话说得便不对了，国公府哪里有什么同党？都是伺候国公爷和夫人的。”

国公爷是不会把此事闹大的，再说，此事夫人也沾不了身，国公爷应该也去了衙门。

只要把饭菜都给清理干净，她一人之口，如何辩驳？

三名护卫听了管家的话，当下便分左中右三面冲进去。

陈瑾宁手腕一动，鞭子如毒蛇般游离开去，缠住左边护卫的脖子，用力一甩，便与中间那人撞在了一起。

右边的护卫趁机便往里冲，却见一道黑色的影子飞扑过去，咬住护卫的后脖子。

便听得护卫发出一声惨叫，管家看过去，不禁心惊胆战，那后脖子竟被咬下了一口血淋淋的肉。

黑狼虎视眈眈，嘴里发出呜呜的气声，护卫挪着腿往后退，小黑逼近，目露凶光。

“我劝你不要动，乖乖地在这里等大夫来！”陈瑾宁头也不回地道。

空气中的血腥味道，让她的眸子有几分嗜血，廊前风灯被风吹得摇摇晃晃，墙上有光影迷离，高大的槐树叶子投影在她的脸上，有斑驳的狰狞。

此举，震慑了所有人，谁都不敢轻举妄动。

长孙氏急匆匆地率着一群婆子侍女过来，身后还跟着几名护卫。

张妈妈如获救星，哭喊道：“夫人救命啊，三小姐要杀了奴婢！”

长孙氏看到张妈妈这惨状，再看几名护卫都跌倒在地上，不由得脸色一沉，厉声道：“瑾宁，你疯了吗？”

陈瑾宁慢慢地抬起头，邪冷一笑，“夫人来了！”

长孙氏看到她脸上那神情就觉得心底发寒，自从得知嫣儿怀孕之后，她整个人就像是疯了似的。

“这怎么回事啊？”她走过去，看着张妈妈那张血肉模糊的脸，鼻子都没了，血流了一地，她却还没昏过去。

“夫人小心啊，可别走得太近，小黑可不认人啊。”陈瑾宁冷笑一声道。

“她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样对她？”长孙氏怒道。

陈瑾宁道：“她受夫人指使，在我的饭菜里下毒。”

长孙氏猛地抬头，“下毒？我什么时候让她下毒了？”

“不是夫人吗？可她就是这样说的。”陈瑾宁冷道。

张妈妈骇然地道：“你胡说，我从没说过是夫人指使的。”

陈瑾宁笑了，笑得眸色如冰，“那你是承认在我饭菜里下毒了？”

“那不是毒……那只是断肠草汁，只会肚子痛，不会死人。”张妈妈辩解道。

陈瑾宁站起来，走到她的面前，伸手勾起她的下巴，看着那张已经残躯不全的脸，轻轻地笑了起来，“那我岂不是要多谢你手下留情？”

“不要……”

这个要字还没说完，陈瑾宁已经迅速拔下张妈妈头上的簪子，塞进她的嘴巴里一顿搅动，便只见鲜血不断从她嘴里喷出。

簪子被丢弃在地上，张妈妈嚎了几声便昏过去了。

此举十分残酷，震慑了在场的人包括长孙氏。

长孙氏冷冷地看着她，“瑾宁，你没有任何证据就说张妈妈下毒就捆了她受刑，国公府没有这样残毒的人。”

陈瑾宁坐回椅子上，却再没有说话，只是有一下没一下的甩着手里的流云鞭。

长孙氏身后的令婆子见她这般嚣张，又仗着人多，便站出来指着陈瑾宁怒道：“三小姐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当着夫人的面也敢行凶？”

陈瑾宁倏然盯着她，眸子如淬了毒般渗着寒光，吓得令婆子急忙躲回长孙氏的身后。

陈瑾宁笑了，笑得桀骜不驯，拿眼睛看着长孙氏，“夫人身边就没几个得力的人吗？”

8

长孙氏好生恼怒，瞪了那不争气的令婆子一眼，“还不滚去请大夫？要看着张妈妈流血而死吗？”

说大夫，大夫就到。

红岩领着一名身穿灰色衣裳的中年瘦小男人进来，他肩膀上背着药箱，额头渗着细碎的汗珠。

他看到张妈妈，倒抽了一口凉气，“伤得这么严重？”

陈瑾宁道：“不是治她，治里面那位丫头。”

大夫这才注意到院子里的异常，不过，他也不敢问，这高门大宅里的事情，都是透着怪异的。

红岩在陈瑾宁的紧盯之下，带着大夫进去为海棠治疗。

断肠草汁的毒不难解，几针下去，再服两粒百草丹，毒就解掉了。

大夫提着药箱出来，陈瑾宁从袖袋里取出荷包丢给他一两银子，“你可以走了。”

大夫接过来，刚想走，却被长孙氏拦住，“慢着，给她止血。”

大夫想走过去，一道鞭子凌空而下，“谁都不许接近她。”

大夫错愕地看着陈瑾宁那阴沉的面容，吓得一个哆嗦，急忙摆摆手就走了。

长孙氏急道：“你真的疯了，大夫来了你不让他救，你是真要她的命吗？她死了，你也背着杀人的罪名，逃不了。”

陈瑾宁淡漠地笑了笑，“无所谓。”

就这样，但凡有人接近张妈妈，陈瑾宁便挥动流云鞭。

看着张妈妈气息渐无，她才慢慢地站起来，走了回去。

她深知，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

她也知道长孙氏没有指使她下毒，这一次下毒，是她自作主张，也因为这样，她才下了杀手的。

受人指使尚且可以说不得已，谋害主子，虽然不致死，可这断肠草汁真痛起来，会咬舌头撞墙，若不是她封了海棠的穴位，以海棠那丫头的抵受能力，只怕咬舌是在所难免的。

看着海棠那张惨白的小脸，陈瑾宁心中一动，张妈妈已经死了，何不借此机会……

她慢慢地转身，盯着长孙氏，冷笑道：“这一次，真是天助我也，夫人指使张妈妈在我的饭菜里下毒，企图谋害我，这事若闹到衙门去，旁人会不会认为夫人是为了长孙嫣儿对我下毒手？李良晟便是为了避嫌也绝不敢把长孙嫣儿迎娶进门，我便多谢夫人成全了。”

长孙氏心头一颤，眼底升起一丝歹毒之意，咬了咬牙道：“来人，把三小姐拿下，把里屋的饭菜倒掉。”

“夫人，省省吧，这几个人哪里是我的对手？”陈瑾宁嗤笑，坐回了椅子上，傲慢地看着这些蠢蠢欲动却也不敢真的动的护卫。

管家略一沉吟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夫人，这饭菜绝不能留下，张妈妈已经死了，她是您派过去的人，就算您没有指使她下药，追究起来您难辞其咎，不如，趁着如今国公爷去了衙门，请将军过府一趟，先制服了她，把饭菜倒掉再说，我们手底下的这些人，着实不是她的对手。”

长孙氏想了想，如今唯有这个法子了，但是，叫兄长干预国公府内宅之事，传出去着实不好听。

管家似乎是看出了她的顾虑，继续小声道：“不打紧，便说将军与表小姐来探望，刚好遇上此事，见三小姐凶残杀人出手阻止，至于下毒之事，到时候她空口无凭，国公爷会信她还是信将军？”

长孙氏想想也是，便道：“就按照你说的去办，马上去请将军和表小姐过府。”

看着管家飞快而去，陈瑾宁知道，她的计划成功了一半。

将军府与国公府相隔不过三条街，长孙拔与长孙嫣儿很快就来到。

长孙拔早年是手城门的小将，后立功被提拔，长孙氏本来只是国公府的贵妾，当朝有规定，妾不可成为正室，除非，娘家有功朝廷。

长孙拔立功之后，就为这个妹妹求了恩典，长孙氏这才成为国公府的当家主母。

长孙拔昂藏七尺，长相憨厚，但是，只有熟悉他的人才知道，他其实是一个十分歹毒的人。

他的手段狠辣，从不手下留情，即便是对降军，也一样杀无赦。

前生陈瑾宁曾与他在战场上碰头，知他贪功冒进，好大喜功，，这点和李良晟相似，但是，他是有真材实料的人，李良晟只有花架子。

当年师父就是死在了他的手下，一封告密信让师父身败名裂，一支长箭贯穿师父的心脏，她亲眼目睹，却无力为师父报仇。

一个这般野心勃勃心狠手辣之人，陈瑾宁知道如今拖他下来未免有些不理智，但是，他是长孙氏的靠山，而且，父亲确实想拉拢他，只有让两人产生嫌隙，断了拉拢的后路，她才不会受制于人。

所以，虽冒险，却也值得一拼。

长孙拔穿着一身青色锦袍手持长剑进来，身后紧跟着长孙嫣儿。

他眸光直直落在张妈妈的尸体上，憨厚的脸上露出震惊之色，看着陈瑾宁，慢慢地提起了剑，“瑾宁，你杀了人？”

他这副模样，活像杀人是一件多骇人听闻的事情。

如果不是他眼底那一簇如毒蛇般幽寒的眸光，陈瑾宁几乎都要相信了他。

“哥哥，”长孙氏见他来到，整个人的神色松弛了下来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快拿下她，里面的早饭需要马上处理掉。”

长孙嫣儿看到张妈妈的尸体，惊叫一声退到了长孙拔的身后，眼底却透着恶毒的神色，“父亲，表姐杀人了，她还要杀姑姑，您快阻止她，别让她恨错难返。”

陈瑾宁手执流云鞭，手指的位置，刚好能触摸到她的名字，吾徒瑾宁！

师父，前生徒儿不能为您报仇，但是今生生徒儿不会放过他，不会放过长孙家任何一个人。

长孙拔沉声道：“瑾宁，我是你的舅舅，不能眼看着你犯下杀戮之罪，否则，我如何跟你父亲交代？”

“废话少说！”陈瑾宁冷冷地道，“我父亲还健在，如何轮到你来管国公府内宅之事？”

他把长剑抛开，虽然管家来报的时候说了陈瑾宁懂得武功，可一个闺阁女子，且又是在乡野间长大，顶多是力气大一些，再懂些拳脚功夫。

至于国公府的人打不过她，也不奇怪，国公府从主子到奴才，都是脓包。

9

陈国公今天到了督查衙门，南监的副指挥使陈靖廷便来取福州案的口供，说是要递呈御前。

但是陈国公却把这份口供留在府里了，昨晚取了回家，想看看口供可有疏漏之处，今日到衙门就忘记带了。

陈靖廷急着入宫，两人便一同回府取。

刚进府门，便听得后院传来打斗的声音，而正厅里，却空无一人。

国公爷脸色微变，与陈靖廷对望了一眼，两人飞快往后院而去。

刚进入梨花院，便见长孙拔一掌打在了陈瑾宁的身上，陈瑾宁整个飞起，如败絮般落下。

陈靖廷想也不想，飞身而起，接住那坠落的身子。

陈瑾宁一口鲜血吐出，兀自站定了身子，看着陈靖廷。

前生她曾败在一人的手下，此人就是武靖将军陈靖廷。

陈靖廷是江宁侯的养子，李良晟的哥哥，生父是神鹰将军陈子忠，陈子忠战死沙场之后，陈靖廷被江宁侯收养，一直没让他改姓。

陈靖廷十三岁随养父出征，阵前杀敌丝毫不怯，第一次出征，便诛杀了敌军三十余人，被当时的摄政王夸奖有乃父之风，十六岁那年，被封为武靖将军。

朝廷一向重视武将，江宁侯更是有心培养他，在他二十一岁那年，被封为兵马大元帅，出征迎战鲜卑，大胜而归，被封为武

靖侯。

然而，这位武靖侯却是英年早逝。

在他封侯爵的第二年，死于梁东一役，是为救她而被敌军射杀的，而讽刺的是，当时她是为了救李良晟而陷入险境的。

李良晟一直不喜欢这个便宜大哥，她后来拜祭武靖将军的时候，还被他冷嘲热讽，甚至踢翻了香炉。

陈靖廷是个顶天立地的武将，很多人都认同，唯独李良晟不承认。

前生，为陈靖廷的死，她难过愧疚了许久。

如今见他一身玄黑素锦衣裳，束冠而立，俊美面容沉肃威严，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的面前，她心中真是百感交集。

陈瑾宁眸子沉了沉，方才她并未败给长孙拔，只是听到了熟悉的脚步声，才会故意露了破绽让长孙拔伤了自己。

长孙氏看到陈国公，扑过去大哭，“国公爷救命啊，瑾宁杀人。”

长孙拔面容微变，收了剑拱手，“守业！”

陈国公的字叫守业，他们一直这样相称。

陈国公微微点头，眸光复杂地看了他一眼，虚扶住了长孙氏，看着护卫慢慢地爬起来，再看廊前张妈妈的尸体。

他眸光最后钉在了陈瑾宁的脸上，眸子里看不出情绪，“你杀了人？”

陈瑾宁发鬓凌乱，脸色苍白，慢慢地走出来，直言不讳，“是”

她一步步走到国公爷的面前，长孙拔那一掌，伤了她的心脉，疼得入心入肺，她全凭一口气稳住。

她拖着流云鞭，地上有一道长长的鞭痕，她站在陈国公的面前，脸上浮起一朵苍白绝望的笑容，讽刺又悲哀，“不待见我，便让我回青州吧，何必在饭菜里下毒害我？我娘用命生下了我，是让我好好地活着，不是给你们摧残折磨的。”

陈国公面容震惊，眸子有惊痛之色，整个人如惊雷劈过一般，一动不动。

她眼前一阵昏暗沉黑，眩晕袭击而上，身子一软，便慢慢地倒了下去。

意识消散前，腰间被一道强壮的手臂一抱，淡淡的沉香味道钻入鼻中，她认识的人中，只有陈靖廷，爱用沉香。

她昏了过去。

陈靖廷抱着她，俊颜微寒地看着长孙拔，“将军武功高强，却用来对付闺阁女子，未免失了身份。”

长孙拔冷笑一声，“也得看她做了什么，再说，这是家事，和武靖将军甚至南监都没有关系。”

他看着陈国公，脸色已经恢复了如常，毫不客气地道：“守业，今日冒昧替你管教了瑾宁，你不会见怪吧？”

陈国公没有回答，只是看着瑾宁的脸。

长孙嫣儿见陈国公不说话，便站出来义愤填膺地道：“姑丈，瑾宁竟然动手杀人，还要杀姑姑，父亲是为了救姑姑才伤了她的，姑父若不信，问问府中的这些奴才便知道。”

陈国公眸色如刀子般冷冽，刮过长孙氏的脸，仿佛是沉了一口气，维持着礼貌对长孙拔道：“有劳大舅兄了，只是，国公府的事情，还是让我自己处理吧，请！”

长孙拔脸色骤然一变，这两年，陈守业明里暗里讨好拉拢他，他心里明白，便是自己再过分，他也从不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，更不要说直接下逐客令。

“好，好，好！”他一连说了三个好，却是气极，憨厚的脸上竟凝了几分狰狞之色，“看看你的女儿，小小年纪，竟犯下杀人之罪，此事若传了出去，你名声不保，看在两家还是亲戚的份上，你最好亲自绑了她去衙门。”

说完，冷冷地拂袖而去。

长孙嫣儿怔了一下，也连忙追着父亲而去。

长孙氏迟疑了一下，深呼吸一口道：“国公爷，哥哥和嫣儿是来探望我的，刚好遇到……”

“把张妈妈的尸体拖出去，你再来禀报我发生了什么事。”陈国公眸色淡漠地打断了她的话。

长孙氏咬了咬牙，“是！”

瑾宁被送回了房中，昏昏沉沉地梦里，她仿佛把前生又经历了一次，她死于李良晟的手中，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丢入火焰中，那小小的身子，瞬间被火焰吞噬。

她哭得撕心裂肺！

“小姐，小姐……”

有声音穿越火光而来，在耳中尤其的清晰。

她慢慢地睁开眼睛，眼前一片迷雾。

她伸手擦了一下，满脸的泪水。

“小姐，您好点了吗？”海棠俯下轻声问道。

陈瑾宁哑声道：“没事。”

她想撑起来，胸口却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痛，她无力地躺下，长孙拔那一掌，伤了心脉肺腑了。

“您做噩梦了吗？哭得很伤心呢。”海棠怜惜地问道。

噩梦？陈瑾宁全身如被碾压过一般，连心尖都是发痛的，“是的，噩梦。”

“国公爷就在外头，奴婢出去禀报一声说您醒来了。”海棠为她压好被角便出去了。

陈瑾宁闭上眼睛，脑子里依旧纷乱陈杂，心绪如潮。

脚步声响起，瑾宁猛地睁开眼睛。

“好些了吗？”陈国公轻声问道。

陈瑾宁看着他，灯光跳跃下，他的面容有几分隐晦的懊恼。

无论是前生还是今世，陈瑾宁从不知道父母之爱是什么。

在庄子里的时候，听奶娘说，父亲和母亲年少夫妻，十分恩爱，母亲怀着她的时候，父亲很开心。

他们成亲十年，母亲都没怀上，迫于老夫人的压力，娶了一位贵妾为陈家开枝散叶。

她出生之前，长孙氏已经生下一子一女，或者说，本来是有两个女儿，因为第二胎是双胞胎，夭折了女儿。

标题：《帅府悍妇惹不起》

作者：六月